



#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uth”, “Affection” and “Beauty” in the Linguistic Forms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ongcong*: A Case Study of Translations by Zhang Peiji and Zhu Chunshen

WANG Jiayi LI Changbiao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March 25, 2026

Accepted: April 26,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Jiayi & LI Changbiao. (2026).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uth”, “Affection” and “Beauty” in the Linguistic Forms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ongcong*: A Case Study of Translations by Zhang Peiji and Zhu Chunshe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2), 106–117,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2.01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2.012>

**Abstract:** Zhu Ziqing’s prose *Congcong* has become a model of modern Chinese prose for its profound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exquisite language. Although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is work has yielded certain findings, few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systematic practical analy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fied translation of “truth, affection, and beauty”. Taking the classic English versions by Zhang Peiji and Zhu Chunshen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form reconstruction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translators at the phonetic, graphological, lexical and syntactic levels, and reveals the mechanism for the unification and balance of “truth, affection and beauty” in prose transl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Congcong* from these three dimensions can not only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esthetic law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prose translation, clarify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linguistic form reconstruction and aesthetic transmission, but also provide concrete and operable ideas and models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similar lyrical prose works.

**Keywords:** Zhu Ziqing’s *Congcong*; Linguistic Form Reconstruction; Contrastive Analysis; “Truth, affection and beauty”; Pros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WANG Jiayi is an English major student of th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Ningbo University studying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Wang’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13780188916@163.com. LI Changbiao holds a doctorate degree in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nd he is a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Ningbo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styl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exical semantics. His email address is lichangbiao@nbu.edu.cn.

# 《匆匆》英譯本語言形式『真』『情』『美』 重構的對比分析 ——以張培基、朱純深譯本為例

王佳怡 李昌標

寧波大學

**摘要:**朱自清的散文《匆匆》以深邃的意境與精妙的語言成為中國現代散文的典範。現有關《匆匆》英譯本的研究雖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鮮有學者從『真』『情』『美』相統一的翻譯角度着手,對其進行系統性的實踐剖析。本文以張培基、朱純深的經典英譯本為研究對象,從『語言形式重構』視角切入,系統剖析譯者在語音、語相、詞彙、句法等層面的翻譯策略,揭示散文翻譯中『真』『情』『美』三者的統一平衡機制。從『真』『情』『美』三維度對《匆匆》英譯本進行翻譯策略分析,不僅能夠深化對散文翻譯審美規律與實踐路徑的認知,釐清語言形式重構與審美傳遞之間的內在關聯,更能為同類抒情散文的翻譯實踐提供具體、可操作的思路與範本。

**關鍵詞:**朱自清《匆匆》;語言形式重構;對比分析;『真』『情』『美』;散文

## 一、引言

時間的哲思與生命意義的探討已經成為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的主題,朱自清先生在其經典散文《匆匆》中同樣提到了時間與人生密不可分的關係,以樸實凝練的文字將無形的時間轉化為具體的生活場景,為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隨着『傳播中國聲音』口號的傳播,《匆匆》英譯已成為翻譯界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其中就張培基<sup>①</sup>和朱純深<sup>②</sup>譯本尤為突出,二者兼具特色,堪稱散文英譯的經典範本。然而現有關《匆匆》英譯本的研究雖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鮮有學者從『真』『情』『美』相統一的翻譯角度着手,對其進行系統性的實踐剖析,也未能將這一核心審美機制有效融入散文翻譯實踐的具體路徑之中。因此,本文以『語言形式重構』為核心,分別從語音、語相(graphology)、詞彙、句法四個層面對上述兩個譯本進行對比分析,探究散文英譯中『真』『情』『美』三者如何協調統一,為中國現代散文的國際譯介與跨文化傳播,提供具有理論深度與實踐價值的參考路徑。

## 二、語言形式『真』『情』『美』的重構框架

### (一) 何為『真』『情』『美』

文學翻譯的機制構建需兼顧傳統譯論繼承與時代創新,嚴復、林語堂、冰心、許淵沖等學者的翻譯機制,為『真』『情』『美』這一重構機制的提出提供了堅實支撐。『真』『情』『美』正是在整合這些經典翻譯機制的



基礎上,昇華為兼具合理性與實踐性的翻譯機制。

其中,嚴復提出的『信、達、雅』<sup>⑥</sup>奠定了翻譯機制的基石。其『信』所蘊含的對原文真實性的尊崇,為『真』『情』『美』中的『真』提供了深厚的機制淵源,凸顯了『真』需忠實於原文內容與內涵的核心要求。林語堂提出的『忠實、通順、美』<sup>⑦</sup>翻譯機制,明確將『情感忠實』納入核心,打破了單純字面忠實的侷限,成為『真』『情』『美』中『情』的核心理論支撐,彰顯『情』作為翻譯靈魂、需傳遞原文情感以實現共鳴的要義。許淵沖的『三美』<sup>⑧</sup>理論豐富了『真』『情』『美』中『美』的內涵,實現了文本情感與語言形式美的辯證統一,融合了對語言與情感之美的雙重追求。

語言形式的重構,並非單純的文字技巧層面的調整,而是基於源語與目標語的語言差異、文體特徵,以形式適配內容,讓『真』的語義內核、『情』的情感底色、『美』的審美特質跨越語言壁壘。『真』,是翻譯的準繩,譯者對源文本須求真,注重理解源文本作者所要表達的真正含義<sup>②</sup>,是文本不可忽視的邏輯骨架與核心涵義,是重構過程中忠實性的根本依託,它要求譯者在句式重組、措辭轉換中始終錨定原作的本質特徵,不扭曲、不偏移,確保跨語言傳遞的真值基礎;『情』,所蘊含的情感底色,是基於語義的情緒基調與價值傾向,承載着作者的情感態度與文本的整體風格,需要譯者通過節奏把控與語體選擇,在目標語中復現同等的情感濃度與共情力量,避免因語言轉換造成情感錯位;而『美』,所表現的審美特質,則是文本在語言韻律、意象營造與文體風格中彰顯的藝術價值,很大程度上依賴語言形式的呈現,因此必須對句式結構、表達範式進行創造性重構,在目標語體系中重塑原作的藝術美感與審美韻味。三者層層遞進、互為支撐,共同構成語言形式重構活動中形式服務於內容、技巧服從於精神的核心機制。在『真』的基礎上,再現原作的聲響與節奏,重現原文的意境與氛圍,以及在譯文中體現譯者的個人風格<sup>⑩</sup>,最終實現意義、情感與審美在不同語言間的完整傳遞。

綜上,文學翻譯的核心使命,在於實現跨語言轉換過程中『真』『情』『美』的完整傳遞與精準落地。語音、語相、詞彙、句法作為語言的四大形式層面,既是承載語言意義的物質載體,也是銜接原文與譯文『真』『情』『美』內核的關鍵橋樑。『真』『情』『美』這一翻譯機制的提出,為翻譯實踐開展與譯本質量評判提供了明確指引,既是對傳統譯論的傳承,也是對傳統譯論的創新與昇華,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 (二) 四大語言形式與『真』『情』『美』翻譯機制的關係

### 1. 語音層面:實現『情』的傳遞與『美』再現

語音作為語言的聽覺載體,其重構的核心意義在於依託韻律、節奏與音色的精準適配,實現原文『真』『情』『美』的跨語言聽覺傳遞。疊詞、排比與語音特質的適配讓『真』『情』『美』的傳遞更具感染力。具體而言,疊詞的重複發音自帶韻律感,而所謂排比,即平行排列兩個或兩個以上結構相同或相似、意義相關的短語或句子<sup>⑬</sup>,其整齊節奏與語音規律排布相契合,既能讓情感表達更顯真摯有層次,又能讓『情』的起伏通過聽覺節奏自然外化,實現譯文與原文的情感同頻。

韻律和節奏的精準把控是語音重構的關鍵所在,運用頭韻、尾韻等韻律手段翻譯中文疊詞,其核心目的是還原原文的審美特質。通過復刻原文疊詞、排比所蘊含的韻律美感,準確匹配原文節奏的疏密緩急,可讓譯文擁有與原文相似的聽覺審美,實現『美』的有效傳遞。疊詞的語音重複與韻律手段結合,能讓聽覺美感更具層次,既保留原文語言韻味,又讓情感表達更加細膩真切;排比句式的規整節奏與韻律技巧適配,既能凸顯原文情感力度,又能避免語音違和導致的情感扭曲,守住原文情感之『真』。歸根結底,貼合原文情感與審美的語音重構,本質是對『真』的守護,最終實現『真』『情』『美』在語音層面的有機統一。

### 2. 詞彙層面:築牢『真』的根基與『情』『美』的載體

詞彙是語言的建築材料<sup>⑭</sup>,是語言形式重構的核心環節,也是譯文能否實現『真』『情』『美』傳遞的關鍵。



詞彙層面的重構,始終以『真』為根本底線,核心在於實現語義的準確傳遞與意象的完整還原。在詞彙選擇過程中,譯者需精準判斷名詞的具象與抽象屬性、動詞的動態與靜態特徵,合理取捨詞彙的本義、引申義與隱喻義,既要傳遞原文的表層語義,又不能遺漏其深層內涵,確保不增損、不扭曲原文的核心意義。

在守住『真』的基礎上,詞彙選擇還需兼顧『情』的傳遞與『美』的呈現。意象的對等轉換是詞彙重構中實現『美』的傳遞的核心路徑,無論是自然意象的復刻,還是情感意象的轉化,都需確保原文的意境之美完整遷移,使譯文在表意為真的基礎上,兼具情感溫度與審美質感,最終實現『真』為根基、『情』為內核、『美』為昇華的詞彙表達效果。

### 3. 語相層面:堅守『真』的本質與『美』的表達

語相作為語言的視覺呈現載體,其重構的核心任務在於通過標點符號、書寫形式等視覺元素的精準還原,守住散文的文體之『真』,傳遞散文背後的情感內涵,呈現語言的形式之『美』。在數字書寫形式這一語相層面,在確保語義信息準確無誤、遵循『真』的原則下,其不同的視覺呈現會直接影響情感傳遞的強度和審美體驗。視覺衝擊力更強的表達,更能突顯文本情感力度。而在標點符號運用這一語相層面,它不僅關係到句式結構的形式之美,更直接影響語義邏輯的連貫之真與情感脈絡的流暢之情。貼合原文句式關係的標點,能夠同時兼顧語義忠實、情感連貫與形式美感。若僅僅追求句式規整,可能會犧牲語義的完整性與情感的連續性。因此,語相層面的每一處細節調整,都與『真』『情』『美』緊密相連。

### 4. 句法層面:保障『真』的傳遞與『情』『美』的優化

在句法重構過程中,銜接手段與時態選擇共同構成語篇連貫的核心支撐,二者協同作用,直接決定譯文『真』『情』『美』的統一實現。關於銜接手段,Halliday 把銜接分為語法銜接和詞彙銜接兩種。語法銜接有四種:照應,省略,替代,連接。詞彙銜接也有四種:重複,同義/反義,上下義/局部—整體關係和搭配<sup>⑤</sup>。胡壯麟在《語篇的銜接與連貫》一書中也涉及了包括重複、添加、交替、拼合在內的四種同構關係。下文例 9 提到的交替性同構,指的是在不更動原結構和基本詞語的情況下,以同類詞語置換原結構中的某一詞語<sup>④</sup>。這幾種銜接手段在英漢語兩種語言互譯中均有運用,但使用傾向存在差異<sup>⑥</sup>。

關於時態,學界對於漢語中是否存在時態意見不一,即使是認為漢語存在時態的學者對其定義也不明確<sup>⑦</sup>。而英語的時態則非常明確,Lyons 認為『時態體現時間意義,它以一定的方式指向特定言語、參照和事件的時間點和時間段,體現於一定情節相關的時間框架』<sup>①</sup>。

銜接手段的功能在於,通過準確的照應、規範的替代與恰當的省略保障語義照應與信息完整,以清晰的連接顯化句間邏輯關係,以連貫的詞彙銜接錨定主題脈絡,堅守原文邏輯之『真』。而時態作為標記時間、事件狀態與敘事視角的關鍵句法要素,其合理性的重構能忠實還原原文敘事時序與事件情態,進一步夯實語義之『真』。因此,二者有機結合,在順應目標語句法規範、完成句法調整的基礎上,優化情感傳遞節奏,實現句式流暢、節奏和諧與審美意蘊的統一,讓譯文在忠實源語內核的前提下,兼具情感張力與語言美感。

總的來說,散文翻譯的三個要義是『真』『情』『美』,散文旨在表達『真』,旨在傳達『情』,二者共同演繹出散文之『美』。因此,語言形式重構要圍繞『真』『情』『美』層層遞進、相互支撐、有機統一,其核心在於語言的內在意義與藝術表達效果,以充分傳達散文之美。如圖 1 所示。

## 三、《匆匆》英譯本語言形式重構的對比分析

### (一) 語音形式的『真』『情』『美』

《匆匆》的語言魅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益於疊詞與排比句式的巧妙運用。二者藉助獨特的語音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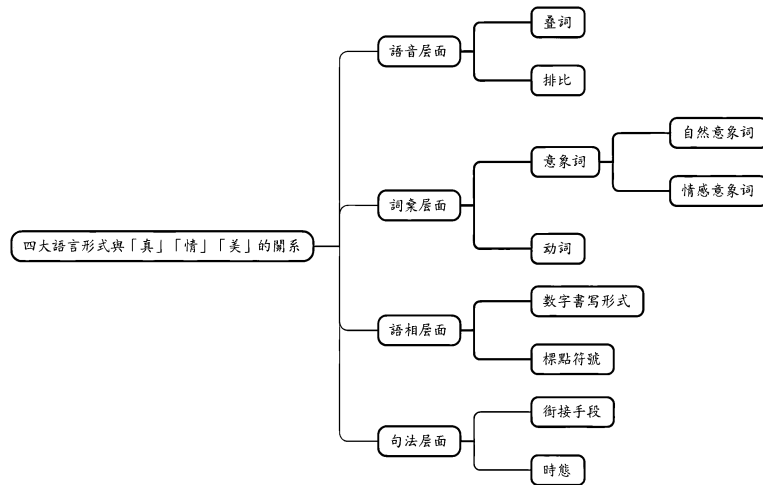


圖 1 四大語言形式與『真』『情』『美』的關係

奏,承載着原文的情感內核與審美價值。但由於英漢語言語音系統的差異,漢語疊詞的重複韻律、排比的對稱節奏無法直接復刻,譯者需通過長短音調配、尾韻構建等語音重構手段,實現原文『真』『情』『美』的等效傳遞。

例 1.

原文:《匆匆》

張譯本:Transient Days

朱譯本:Rush

文中疊詞主要分為 AA 式與 ABB 式兩類,二者語音節奏不同,情感表達也各有側重。AA 式疊詞以標題《匆匆》為例,題目往往具有點明主旨的重要意義,它不僅能概括文章的主旨內容,還為整體行文提供了線索,更是『真』『情』『美』的集中承載——『真』是標題對時光本質的精準詮釋,『情』是標題傳遞的對時光流逝的悵惘,『美』是標題凝練的語言質感與韻律美感。所謂匆匆,指的是日子或者光陰過得飛快,消失得無影無蹤,給人一種『轉瞬即逝』感覺,既蘊含着時光流逝的客觀之『真』,也寄託着朱自清先生對時光易逝、人生短暫的悵惘之『情』,更以極簡二字傳遞出凝練含蓄的語言之『美』。朱自清先生以『匆匆』二字為題,富有哲理,它既可以形容時間的流逝,也可以表達人生的短暫,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現象,其背後的『真』『情』『美』正是標題英譯需重點傳遞的核心內涵。漢語的『匆匆』二字簡潔有力<sup>③</sup>,在翻譯時張培基選用了形容詞『transient』來修飾名詞『days』,而朱純深僅僅採用了『rush』一詞,兩種譯法在『真』『情』『美』的傳遞上各有側重、各有得失。

張培基選用的『transient』一詞,劍橋詞典英文釋義為『lasting for a short time』,一般指抽象事物存在或持續的時間短暫,恰好符合時間流逝的特點,也點明時光的本質屬性,傳遞了原文『匆匆』所蘊含的時光短暫的客觀之『真』;『days』明確指代『時光、日子』,二者相結合,可以讓讀者一眼就能抓住『時光短暫,匆匆流逝』的核心主題,表意清晰無歧義,進一步夯實了『真』的傳遞。同時『transient days』搭配工整,既貼合原文標題含蓄凝練的語言之『美』,也契合張培基譯文一貫『忠實原文、兼顧形美』的風格,實現了『美』的適配傳遞。但相比朱譯『rush』的短促節奏,『transient days』是兩個單詞組成的短語,少了一點原文標題的韻律感和動態張力。

而朱純深採用的『rush』,從語音層面看,『rush』(/rʌʃ/)中的/ʌ/音是短元音,發該音時上下脣及上下齒微張,臉部肌肉放鬆,舌後微微抬起,發出短促的『阿』音<sup>⑩</sup>,給人一種短促且匆匆之感,與文章的主題相呼應,更以語音的韻律感傳遞出時光匆匆的急切之『情』,讓讀者通過聽覺直觀感受到作者對時光易逝的悵惘。除此之外,『rush』是單音節詞,簡潔有力,既對應了疊詞『匆匆』的凝練之『美』,又傳遞出時光『急促流逝』的動作感,讀起來更有畫面衝擊力,進一步強化了『美』的表達。然而,該詞在意義上稍有欠缺。原文中『匆匆』表示時間流逝,而時間的流逝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狀態。它並不是在既定時間內發生的短暫性動作,而是從永遠到永遠的,從這個角度來看『rush』在內涵的呈現上稍有不足。

例 2.

原文: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

張譯本:At the thought of this, sweat oozes from my forehead and tears trickle down my cheeks.

朱譯本:Already sweat is starting on my forehead, and tears welling up in my eyes.

ABB 式疊詞以例 2『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為例,原文中朱自清先生巧妙運用『ABB』式疊詞『頭涔涔』與『淚潸潸』,符合中文的語言表達習慣,『頭涔涔』用來形容汗水不斷從額頭滲出、往下流的樣子,作者意識到時光飛逝,自己卻無力挽留時,生出的慌張與恐懼的汗水。『淚潸潸』用來形容眼淚不由自主地緩緩流下的樣子,既有對時光飛逝的惋惜,也有對自己未能把握光陰的悲傷與悵惘。

英語中無漢語疊詞形式,對於『頭涔涔』與『淚潸潸』的英譯,核心在於通過英語語言形式的適配重構,實現原文『真』『情』『美』的跨語言對等傳遞。張培基使用了『ooze from』,從『真』的角度看,短語中的/u:/音是長元音,給人以緩慢綿長之感,給讀者呈現汗水『一點點從額頭慢慢滲出』的細膩過程<sup>⑪</sup>,更具有動態感,烘托出作者無比焦慮、惆悵的心情。從『情』的角度看,/u:/音似『鳴』音,暗含着作者內心深處的煩悶與哀愁,無處訴說。結合時代背景,當時正處於『五四』運動落潮期,作者身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想追求進步,而內心充溢着苦於找不到出路的迷茫,這裏的/u:/音就好似作者反抗黑暗現實時的悲泣。從『美』的角度,長元音的韻律感替代了漢語疊詞的語韻之美,構建了貼合原文情感基調的聽覺審美,讓譯文既保留了原文的情感內核,又具備了英語語言的韻律美感。不僅如此,『trickle』輔音連綴/tr/開頭,短促不突兀,符合眼淚無聲無息、緩緩滑落的狀態,以/l/收尾帶有淚水從眼角到臉頰,再到下頷的延續感,同『潸』字所蘊含的『緩緩滴落』之意相契合。

朱譯用普通詞簡化處理『starting』,力求意似,用『welling』增加動感。但值得斟酌的是,朱譯中『starting on』刻畫的是『汗水剛開始冒頭』的起點階段,並沒有體現原文『頭涔涔』所指的『汗水滲出、溼潤額頭』的狀態。同時『welling up』是『淚水湧滿眼眶』的臨界狀態,似是淚水積蓄的過程,而非『淚潸潸』所描繪的『淚水滑落臉頰』的動作過程。因此,相比之下,張培基的英譯更貼合語境,也更能讓讀者身臨其境般體會到作者思想掙扎、迷茫悲傷的情感。

例 3.

原文: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

張譯本:quietly/without leaving a trace

朱譯本:soundless, traceless

为了更好地刻畫時間悄無聲息流逝的特性,原文運用了兩個並列排比否定短語『沒有聲音,也沒有影



子』來描述時間流逝的兩個特徵,即無聽覺感知、無視覺痕跡。而排比句式的核心語音特徵是對稱工整、節奏利落,情感內核是時光無聲無跡流逝的悵惘,英譯的關鍵是通過尾韻構建、音節對稱,復刻原文的排比韻律,實現『真』『情』『美』的統一。

這句簡潔的描寫,是『真』『情』『美』的集中體現:『真』是對時間流逝本然狀態的真實描摹,無聲無跡是時光流逝的客觀屬性;『情』是藏在文字背後的隱性情感,通過對時光無痕流逝的刻畫,暗含着對時光易逝的輕悵與無奈;『美』則體現為並列短語的對稱工整、語言凝練的韻律感,短句的利落節奏與時間流逝的短促感高度契合。這裏,朱譯用『soundless, traceless』相同的後綴(-less)作為尾韻<sup>⑩</sup>,對應『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從語音層面來看,兩個詞均以短元音為主,短促的發音節奏不僅模擬了時間飛逝的緊迫感,更讓讀者通過聽覺韻律,直觀感受到時光悄無聲息、匆匆而過的狀態,既強化了散文的形式之『美』,又準確傳遞出原文藏在客觀描摹中的悵惘之『情』。

而張譯用『quietly』『without leaving a trace』,從『真』的層面來看,實現了表意上的精準與自然:『quietly』貼合『沒有聲音』的靜態特質,『without leaving a trace』精準對應『沒有影子』的內涵,還原了原文描述的時間流逝特徵,守住了語義之『真』,也間接傳遞出時光無跡流逝所蘊含的輕淡悵惘。但從『情』與『美』的傳遞來看,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文的對稱結構,變成『短+長』的非平衡句式,少了一點原文的韻律節奏感,讀起來缺少一種『短促、利落』的語感,未能達到原文的語音效果。

## (二) 詞彙意象的『真』『情』『美』

詞彙是意象傳遞的核心,《匆匆》中的意象詞既承載着具體的畫面感,也蘊含着抽象的情感內涵。本文舉例的意象詞分為自然意象詞與情感意象詞,自然意象詞指以客觀自然景物、時序物象為載體,勾勒時光流逝等具體場景的詞彙,如楊柳、桃花、輕煙、遊絲等,依託可感知的自然圖景,將無形的時間轉化為可視、可感的視覺意象。而情感意象詞指承載作者主觀感受、暗含追悔悵惘之情的詞彙,如徘徊、空虛等,剝離純粹的物象描摹,暗含全文的感傷基調與生命體悟。因此,譯者在選擇詞彙時,不僅要做到貼切恰當,契合全文語境,即達到所謂的『真』,更要保證感情色彩準確,從而完整地傳達作者的思想,使目標語讀者與源語讀者產生相同的情感共鳴。

### 例 4.

原文:過去的日子如輕煙。

張譯本:The bygone days, like wisps of smoke...

朱譯本:Those bygone days have been dispersed as smoke by a light wind.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輕煙』是極具代表性的自然意象,常承載朦朧悵惘的愁緒,既隱喻生命的短暫易逝,也暗合時光流轉、人事無常的哲思。因此,譯者在重構『輕煙』這一意象時,需着重傳遞其獨特的中文內涵。譯者若按照輕煙的表層意思直譯為『smoke』,雖在『真』的層面保留了『煙』的基本物象,卻丟失了『輕煙』輕柔、飄渺、易散的核心特質,偏離了意象的真實內涵,難以讓目標語讀者體會到時光的脆弱與易逝,意象的真實內涵便有所缺失。

張譯選用『wisps of smoke』,用『wisps』(常用來修飾『一縷縷輕柔、纖細的事物』)修飾『smoke』<sup>⑪</sup>,突出『輕煙』飄渺、纖細、輕柔的視覺特質。既不是濃重的煙霧,也不是分散的煙粒,而是『wisps』所體現的『輕柔、易散』的質感,有效地復現了『輕煙』的形象,使讀者能夠想象得到時光如同一縷輕煙,輕柔易散,在物象層面實現了高度的『真』。然而,朱譯雖通過『dispersed(吹散)』的動作,補全了『輕煙』的動態屬性,但未對

『smoke』添加相應的限定詞,對『輕』的質感呈現略有不足,在形態描摹上略顯單薄,未能完整傳遞『輕煙』空靈柔美的意象特徵,在『美』的呈現與『情』的含蓄表達上稍遜一籌。

例 5.

原文:我何曾留着像遊絲樣的痕跡呢?

張譯本:No, nothing, not even gossamer-like traces.

朱譯本:Have I ever left behind any gossamer traces at all?

『遊絲』在漢語裏運用了比喻的修辭手法,朱自清借『遊絲』來表達未曾留下痕跡之意,感嘆歲月匆匆流逝、生命短暫。於茫茫世界中,若度過平庸的一生,便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複合詞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自由詞素組成的一個新詞,表達單一的語義概念,這裏張譯使用複合形容詞『gossamer-like』<sup>⑩</sup>,採用顯性類比的方式,直觀呈現出『如蛛絲般纖細、縹緲、極易消散』的特徵,在物象層面忠實還原了『遊絲』的形態本真,做到了意象之『真』。同時也清晰傳遞出人生匆匆、了無痕跡的落寞情緒,實現了情感之『情』。『gossamer-like』用詞形象凝練,兼具畫面感與文學性,亦保有散文的詩意之『美』。朱譯『gossamer traces』則直接將蛛絲的屬性融入『痕跡』一詞,省略了類比標記,默認目標語讀者熟知『gossamer』所帶有的纖細微弱的隱喻內涵。雖然在物象上貼合原文之『真』,但對讀者的文化背景要求較高,理解門檻提升,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情感的感染力與審美接受度,在『情』與『美』的傳達上稍顯欠缺。

例 6.

原文: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

張譯本: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

朱譯本: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to spend, but I do feel my hands are getting empty.

原文『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漢語中屬於含蓄的情感化比喻,不可僅從字面理解,需結合語境與文化內涵方能準確解讀。『空虛』作為典型的情感意象詞,被朱自清運用得極為傳神一方面點出了時光看似充裕,若不加珍惜、庸碌度日,便會在茫然中飛速流逝的狀態;另一方面暗藏作者的悵惘心緒,明知光陰易逝,滿心想要挽留,奈何時間從不停步的無奈與惋惜。

張譯『quota of them』的意思是『一定數額的日子』,即『壽命的預期數額』<sup>⑪</sup>。在『真』的層面準確傳遞出生命時限有限、時光定額既定的核心內涵,同時貼合英文慣用表達,便於目標語讀者領會作者對時光匆匆的慨嘆,實現情感共鳴,搭建起有效的文化溝通橋樑。『quota』的使用不僅呼應前文的『be entitled to』,同時『quota』與『wearing away』的搭配巧妙地將『時間流逝』具象化,遠優於『but the time in my hands is less and less』這類硬譯、死譯,實現了『美』的跨語言傳遞。反觀朱譯將『空虛』直譯為『empty』,則略顯生硬,詞意表達不夠精準。從『真、情、美』來看,『empty』多用於描述具體事物的空無,難以適配時間這一抽象概念,在語義忠實度上有所欠缺,既未能準確傳達內心茫然無措的『情』,也削弱了原文含蓄深沉的審美意蘊,在『真』與『美』的傳達上稍顯不足。

綜合張培基和朱純深兩個譯本來看,發現二者不僅在意象詞層面存在顯著差異,在體現時光動態的動詞選用上也各有取向。但在兩個譯本中,張培基與朱純深均未採取生硬直譯,也未簡單複用同一詞彙,而是





立足上下文語境,選取適配的英文詞語,傳遞作者隱含的情感態度。通過下表(表1)可以看出,朱自清在描摹光陰流逝時,連用二十餘個近義動詞鋪陳情緒,兩位譯者在忠實原文節奏的同時,以差異化的動詞選擇展現出各自的翻譯風格。

| 對比維度 | 原文                             | 張譯                                                                                                            | 朱譯                                                                                                 |
|------|--------------------------------|---------------------------------------------------------------------------------------------------------------|----------------------------------------------------------------------------------------------------|
| 第一段  | 去了;枯了;謝了;一去;偷了;逃走了             | go away; wither; fade; go by; stolen; run away                                                                | gone; died back; fallen; leave; stolen; escape                                                     |
| 第二段  | 空虛了;溜去;滴在                      | wearing away; slipped away; dripping into                                                                     | getting empty; slid away; dripping into                                                            |
| 第三段  | 去了;挪移了;過去;過去;過去;跨過;飛去了;溜走了;閃過了 | gone; edging away; flow away; vanish; passes away; brushing past; stride over; flit past; gone; flashing past | gone; treading on; flows away; wears off; passes away; strides over; glides past; gone; flash past |
| 第四段  | 逃去如飛;吹散了;蒸融了                   | fleeting; disperse; evaporated                                                                                | escape; dispersed; evaporated                                                                      |
| 第五段  | 一去                             | go by                                                                                                         | leave                                                                                              |

表1 《匆匆》英譯本中表達『光陰流逝』相關動詞的使用情況對比

### (三) 語相層面的『真』『情』『美』

語相作為語言的視覺呈現形式,包括數字的表達方式、標點符號的使用等,都會直接影響讀者對文本節奏與情感的解讀。例如《匆匆》原文多以短句為主,逗號、分號、破折號等各類標點符號頻繁使用,形成類似鐘錶滴答聲的視覺節奏,強化了時間流逝的急促感。所以,原文重構的關鍵在於如何在還原韻律的同時兼顧英文敘事邏輯。張培基與朱純深兩位譯者在英譯過程中,針對語相特徵採用了各具特色的適配策略。

#### 例7.

原文: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

張譯本:I find that more than 8000 days have already slipped away through my fingers.

朱譯本:I find that more than eight thousand days have already slid away from me.

從『真』的層面而言,兩位譯者的譯法均守住了語義之真,精準傳遞了『八千』這一數字的核心信息,未出現語義增損或扭曲,完整還原了原文通過數字所體現的時間體量,契合原文『匆匆』主題下對時光流逝體量的真實描摹,這是兩位譯法的共性優勢。但在『情』與『美』的傳遞上,兩者呈現出明顯差異。張培基直接使用阿拉伯數字『8000』<sup>⑩</sup>,通過視覺上的簡潔醒目,給讀者強烈的視覺上的數字衝擊,使讀者能夠迅速感知時間的龐大體量與流逝之快,契合原文『匆匆』的主題。而朱純深則採用拼寫形式『eight thousand』,雖準確傳遞數字信息,但拼寫形式的數字視覺衝擊力較弱,未能充分再現原文通過數字強化情感的語相效果。這種差異從側面反映出兩位譯者的風格特徵:張譯注重語相的情感強化功能,在傳達原文內容的基礎上營造更強烈的閱讀體驗,而朱譯則更側重語相的規範表達。

#### 例8.

原文: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

張譯本:If swallows go away, they will come back again. If willows wither, they will turn green again.



If peach blossoms fade, they will flower again.

朱譯本: Swallows may have gone, but there is a time of return; willow trees may have died back, but there is a time of regreening; peach blossoms may have fallen, but they will bloom again.

原文開篇以三個結構工整、意象鮮明的排比句，巧妙運用分號串聯起燕子、楊柳與桃花三個富有象徵意義的自然意象，凸顯出三者意義的關聯性與並列性。作者借燕子遷徙暗喻時光流轉，以楊柳枯榮昭示季節更迭，再用桃花開謝映射生命盛衰，論證了光陰易逝、時不我待的時間哲學，使抽象的時間概念變得可觸可感，極具感染力和說服力。

原文用『；』銜接，分號可以用來銜接前後句子，表明前後句在意思表達上一致。朱譯嚴格遵循原文的語相特徵，同樣使用分號連接三個分句，既保持了原文的視覺節奏，又通過分號的顯性銜接。語義翻譯的基本單位是詞，這樣的翻譯句式更好地保留原作者的風格，體現出原作的韻味，讀起來更加有抒情的效果<sup>⑦</sup>。而張譯則另闢蹊徑採用『.』來斷句，結合原文可知作者列舉的三個意象都是用來說明時間飛逝，在意義表達上一致，而張譯用句號給人一種話說完了，一種意思結束與另一種意思開始的分離感<sup>⑧</sup>，不太符合原文前後緊密的銜接關係。

不過，張譯的處理也有其巧妙之處，句號的使用讓三個由『if』引導的條件句在整體句式上更為齊整，在『美』的層面呈現出另一種規整感，但這種審美呈現未能兼顧『真』與『情』的傳遞。從對原文的忠實度以及意思傳達的準確性來看，朱譯選用分號要更為妥帖：既守住了原文語義關聯的『真』，傳遞了作者的悵惘之『情』，也保留了原文的語相之『美』，更貼合原文的行文邏輯與情感需求。

#### （四）句法結構的『真』『情』『美』

句法結構是散文節奏與情感的載體，也是譯文能否再現原文『真』『情』『美』的關鍵一環。譯文對原文句式結構的還原，主要依靠句式銜接手段實現，合理的銜接既能忠實再現排比句式的形式特徵，也能傳遞原文的情感節奏與語言美感。同時，恰當地運用時態，既能夠在句法層面還原時間不斷流逝的客觀狀態，實現敘事的『真』，又能夠傳遞抒情的『情』，使譯文語句更加流暢自然。

##### 例 9.

原文：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喫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

張譯本: Thus the day flows away through the sink when I wash my hands; vanishes in the rice bowl when I have my meal; passes away quietly before the fixed gaze of my eyes when I am lost in reverie.

朱譯本: Thus—the day flows away through the sink when I wash my hands, wears off in the bowl when I eat my meal, and passes away before my day-dreaming gaze as I reflect in silence.

原文中的這三個小句屬於交替性同構<sup>⑨</sup>，使用了三個時間狀語，通過『喫飯』『洗手』『默思』人們這種日常生活的細節，暗喻時間在不經意間的流逝，既寄寓了作者對時光流逝的無奈與悵惘，又通過句子結構的鋪展實現敘事情感的逐層深化，最終引發讀者對光陰價值的深度思考。

原文中重複使用『日子』，第三小句省略了主語『日子』，三個小句形成排比句式，語調平和卻隱藏着作者情緒遞進的邏輯。張譯和朱譯都保留了這一句式風格，通過排比結構復刻了原文情感遞升的節奏，達成了與原文的風格統一，實現了『情』的昇華。針對原文反覆出現的『……的時候』，二者均將其轉化為時間狀語

從句,既強化了『時間』這一核心意象,又增強了句子間的連貫性,更貼合散文的語言特徵,實現了句法之『美』。但不同的是,張譯將三個分句均譯為『when』引導的時間狀語從句,不使用並列連詞,完整保留了原文同樣的銜接手段。而朱譯則將前兩句用『when』引導從句,末句採用『as』引導,同時在最後一個分句前添加並列連詞『and』收束,這種處理更符合英語多重複句的表達習慣,語句銜接更為流暢自然,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文三個分句完全對等、獨立排比的視覺與節奏特徵。不僅如此,原文中雖然沒有出現任何人稱,但是根據漢語意合的特點,我們可知所指的人是作者自己,而兩篇譯文則都使用了人稱代詞『I』,補充了主語。但也有省略的情況,因為這三個小句的主語都是『the day』,所以在翻譯的過程中就把後面兩個小句的主語省略了,在忠實句式、傳遞節奏的基礎上,將原文含蓄沉穩的『真』『情』『美』融入譯文之中。

除上述例子之外,兩篇譯文均藉助連接、替代、省略等顯性手段來構建行文脈絡。為直觀展現兩位譯者在銜接手段上的整體取向,本文對原文、張譯本以及朱譯本中的照應、省略、替代、連接、詞彙銜接這五類手段進行了統計,結果如下表(表2)所示:

| 銜接手段 | 原文 | 比例(%) | 張譯  | 比例(%) | 朱譯  | 比例(%) |
|------|----|-------|-----|-------|-----|-------|
| 語法銜接 | 51 | 75.0  | 129 | 87.8  | 176 | 90.3  |
| 照應   | 34 | 50.0  | 99  | 67.3  | 98  | 50.3  |
| 省略   | 6  | 8.8   | 3   | 2.1   | 4   | 2.1   |
| 替代   | 6  | 8.8   | 3   | 2.1   | 53  | 27.2  |
| 連接   | 5  | 7.4   | 24  | 16.3  | 21  | 10.7  |
| 詞彙銜接 | 17 | 25.0  | 18  | 12.2  | 19  | 9.7   |
| 銜接總數 | 68 | 100   | 147 | 100   | 195 | 100   |

表2 《匆匆》英譯本銜接手段的統計分析

從時態角度看,會發現兩篇譯文時態不同,張培基選擇一般現在時,而朱純深則是現在完成時<sup>⑩</sup>。這種時態選擇的差異,本質上是對原文『真』『情』『美』三重內涵傳遞的側重不同,也直接影響了原文主題與情感的表達效果。《匆匆》文章主題是時光流逝的恆常性,這是一個不變的客觀真理,不會隨着時間、地點和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是持續發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如同日出、四季變化的自然規律,時間的流逝也不是在某個特定時間段內會結束的。

張培基採用一般現在時,從『真』的層面,一般現在時本身就用於描述客觀真理、恆常不變的自然規律,恰好契合時光流逝的恆常性特質,完整傳遞了原文對時光本質的真實認知;從『情』的層面,一般現在時的使用,讓時光流逝的恆常性變得更具普遍性與感染力,既傳遞出作者對時光無法挽留的悵惘,也讓這種情感超越了特定時空,引發讀者對時光恆常流逝的共鳴;從『美』的層面,一般現在時的簡潔,貼合散文含蓄雋永的審美特質,讓譯文的節奏更顯沉穩,彰顯了原文的語言之美,實現了形式與主題的高度統一。

而朱純深選用的現在完成時,從『真』的層面,現在完成時側重描述『過去發生並持續到現在,或對現在產生影響的動作』,暗含『動作有始有終』的隱含意味,未能完整還原時光流逝的本質特徵;從『情』的層面,弱化了時光流逝的恆常性與普遍性,將時光流逝侷限於『從過去到現在』的特定時間段,難以傳遞出作者對時光永恆流逝的深沉悵惘,也削弱了情感的共鳴力;從『美』的層面,現在完成時的時態表達相對複雜,一定程度上丟失了原文的句法之美。

#### 四、結語

本文圍繞散文翻譯中的『語言形式重構』問題展開探討,以《匆匆》的兩個經典英譯本作為分析對象,聚

焦於翻譯實踐中『真』的語義內核、『情』的情感底色與『美』的審美特質以及『真』『情』『美』相統一的傳遞路徑。研究發現,散文翻譯並非單純的語言形式轉換與技巧調整,其所構建的以形式適配內容、以表達承載意蘊的『真』『情』『美』這一翻譯機制具備可行性與可操作性,能夠有效減少跨語言轉換中語義失真、情感缺位與審美流失的問題。散文翻譯的核心要義在於堅守對『真』『情』『美』的深度傳遞,以《匆匆》為代表的抒情散文翻譯,不應僅停留在句式、詞彙等外在語言形式的對等還原,更需通過語言形式的適配與重構,將文本內在的真摯情感與獨特審美完整傳遞至目標語境,契合目標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將『真』『情』『美』深度融入散文翻譯全過程,既能提升漢語散文外譯的藝術水準與接受效果,也為同類抒情散文的外譯實踐提供可借鑑的範式,助力更多優秀漢語散文跨越語言文化壁壘,實現有效傳播與海外接受,進一步推動中國散文文學走向世界、彰顯獨特的文學價值與文化魅力。

### 參考文獻

- ① Lyons. (1995).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② Tan Enyi. (2025).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 Knowledge in *Border Town*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Truth Virtue and Beaut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 123–13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14.
- ③ 蔡丹,陳文安:《從音律美的角度分析疊詞的英譯——以〈匆匆〉的兩個英譯本為例》,《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4年第9期,頁159–160。
- ④ 胡壯麟:《語篇的銜接與連貫》,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 ⑤ 胡壯麟,朱永生等:《系統功能語言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 ⑥ 姜菲菲:《中英關於時態差異的翻譯及解讀》,《現代語言學》,2019年第3期,頁293–299。
- ⑦ 李莉:《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視角下譯本〈匆匆〉的分析研究》,《海外英語》,2021年第23期,頁102–103。
- ⑧ 李蕾,王松林:《由動態對等看『直譯』與『意譯』的統一——以張培基英譯散文〈匆匆〉為例》,《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3年第9期,頁144–145。
- ⑨ 林語堂:《論翻譯》,上海:光華書局,1937年版。
- ⑩ 劉瑞:《從文學文體學角度對比分析〈匆匆〉英譯本——以張培基、朱純深譯本為例》,《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23年第33期,頁7–12。
- ⑪ 盧會會:《散文翻譯中的『韻味』重建——試析〈匆匆〉兩英譯文名作欣賞》,《名作欣賞》,2023年第15期,頁151–153。
- ⑫ 呂茂麗,於夢飛:《英漢對比視角下〈匆匆〉英譯本研究》,《英語廣場》,2025年第14期,頁31–34。
- ⑬ 呂熙:《實用英語修辭》,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 ⑭ 石美佳:《淺談『同構銜接』在英漢語篇銜接中的不確定性》,《科技創新導報》,2009年第19期,頁181–182。
- ⑮ 許淵沖:《文學與翻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 ⑯ 嚴復:《天演論(譯本)》,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 ⑰ 張培基:《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 ⑱ 張曉楠:《詞彙在語言系統中的作用》,《高等教育》,2020年第15期,頁76–77。
- ⑲ 朱純深:《名作精譯——中國翻譯漢譯英選萃》,青島:青島出版社,2003年版。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